



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选集

鄉村大路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編輯說明

由於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和關懷，我省的文學創作在近几年來獲得了一定的發展，特別值得重視的是：從工農勞動人民中間湧現出來的青年文學創作者，已日益成為發展和繁榮我省文學事業的重要力量。他們絕大多數是解放以後才開始寫作的，有很多甚至是1955年才出現的新人。他們懷着對生活的熱愛，寫出了許多富有生氣的作品，反映了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，對廣大讀者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教育作用。為了肯定成績，引起社會的重視，以進一步擴大青年文學創作隊伍，推動我省的文學創作活動，特在湖南省第一次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召開之前，編印這套選集，定名為“湖南省青年文學創作選集”。

收入到這套選集里的，是從1953年湖南省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議，到1956年2月為止，在報刊上已經發表的我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，按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唱詞、劇本等文學形式，分裝成3冊。

這些作品，是我省文學創作中的可喜的收穫，也是文學事業走向繁榮的一個標誌。這些作品只能說是嫩苗，不算是成熟的，但我們正是因此以歡迎和珍貴的態度來看待，所可惜的是我們培育不力，這樣的嫩苗還太少。

這套選集主要是從“新湖南報”副刊“文化宮”和“湖南文藝”等報刊上選輯的，因為時間匆促和編選工作的不夠深入細致，一定還有遺漏與不妥的地方，衷心地希望作者、讀者和各有關方面給予批評和指正。今後，我們還將繼續進行這一工作，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湖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

1956年3月

目 錄

鄉村大路	王以平	(1)
李老婆婆	賀瑞鳳	(11)
水 車	謝 璞	(17)
在平凡的工作裏	刘 勇	(27)
父 子	陳維國	(32)
探 崖	何濬洲	(38)
插秧假	陳銜峻	(49)
借波司	王有成	(59)
安裝的头幾天	賀一鳴	(65)
赴約会的路上	閻開乾	(76)
挖泥船上	陳 蕪	(80)
翻身槍	魯之洛	(92)
夜 渡	刘 澍	(97)
小号兵	黃起衰	(103)
小皮球	孫健忠	(112)
護 堤	熊春祜	(118)
心 願	朗 月	(124)

鄉村大路

王以平

清早，洙河上升起了白茫茫的濃霧，河對岸，羣山和油茶林隱隱地現出淡青色的影子，清涼的河風吹過來一股清新的油茶花的甜味。

新渡船上，擠滿了人和担子，撐篙的輕輕地把篙子一點，渡船就悠悠緩緩地擺過河去。

緊接渡口是一條普通的鄉村大路，雖然有些高低不平，却很寬。喜歡趕早的農民，推着滿載貨物的土車子像長流水一樣，一輛接着一輛，吱吱呀呀地叫喚着，大路上揚起了薄薄的烟塵，和晨霧混和了。

鄉支部書記高大星和我並排走着。本來，我們還有好多人可以搭伴到朱陵鄉去，因為昨天晚上他和我談了不少的農村建社情況，我就要求和他一路走，請他談談毛主席的報告公布以前，他們建那個“破銅爛鐵社”的故事，也就是請他談昨天沒有談完的話，他同意了。

我們是新交的朋友，昨天在縣裏的三級幹部會議上才認識。我和他第一次談話是在夜裏，沒看清他的臉，原來他比我高一個頭，紅黑色的臉上有幾絲皺紋，這和他二十八歲的年齡相比，確實是老得過早一些。他還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軍服，軍帽上還留

下嵌过五角星的痕迹。几年的軍隊生活，养成他爽朗、樸实的性格，他很健談，不等我開腔，就大声地談起話來：

“老王，我們在部隊那時候，總有好多人來采訪，这个要典型，那个也要典型，大概你們也要典型吧！咳，是不是典型我不管，你耐心听吧，我想起什麼就談什麼。”

我笑了，暗地欣賞他那老練、沉着和直爽的軍人風度。他也笑了，接着他就兴緻勃勃地談開了：

“我們那个‘破銅爛鐵社’，在全縣都是著名的，講起來話長，那時候，真不相信这个社能办成器。

“你不懂為什麼叫‘破銅爛鐵社’吧？那是別人起的，簡單說：就是个窮社。高塘村一路來就是个窮窩，我不要翻筆記本子都能背出來，村裏現有貧農佔到67.3%，土改以前，貧僱農是92%，單是做長工的就有二十多个，有过年米的怕是數一數二的了！有的就指靠撈魚、挑脚子糊口，实在沒法子的，就到外縣搞點‘肩挑貿易’，賺不到錢還不在話下，有時候連担子都賠得精光。年年打餓肚，年年欠賬。这些还是我參軍以前的事嚶！”

“以後，是1953年冬下，我復員回來了，鄉裏成立了党支部，那時候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剛結束，上級党委号召我們組織起來，走合作化的道路。咳，这完全是新工作呀！我初回到鄉下，听說鄉裏有十多个互助組，有些还是明互暗不互的，如今要办社，真是姑娘坐花轎，头一回！我从朝鮮前綫回國的時候，到东北一个農業社參觀过，農業社是好，可是你說要怎麼个办法，我还是不懂得，好在咱們做工作有个特點，那就是有組織性紀律性，上級說要幹，咱就坚决幹唄！”

他稍停了一下，用探詢的目光看了看我，意思是看我听懂了

沒有，所以他說話的時候，總要在本縣土話裏面夾一點北方字眼。我沒有打斷他的談話，點點頭，表示懂了，他又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：

“鄉長劉曼仔，是個黨員，昨天你不是也見過他嗎。這個同志也有個特點，好勝心很強，打開關工作起，他一直是鄉主要幹部，我們這個鄉門門工作優勝，錦旗掛滿了鄉政府，憑良心說，他是出過一把力氣的，這次，全區頭一個農業社又建在我們鄉裏，他當然高興，他說：‘這建社工作一搞，一面紅旗子又到手了。’

“我們就選了個人強馬壯、農具齊全的互助組做建社對象。那時候，可熱鬧呢！那個對象組雖然不知道社怎麼辦，可是經過宣傳，覺得跟共產黨走不會錯，如今又是重點建社，當然更加光榮體面！縣委派了個工作組來，新聞記者來了，畫家也來了，搭上區幹部，鄉幹部，每個社員家裏都可以住一個幹部。幹部那麼多，到末了還是昏頭脹腦，土地排隊呀，耕牛農具作價呀，勞力分組呀，分配呀……哎喲喲！十幾個幹部就像元宵節的走馬燈一樣，弄得個‘人不卸甲，馬不停蹄’……”

我們相對望着笑了，可是我這下子當真沒有听懂，忍不住插嘴問：

“老高，你說的那個‘破銅爛鐵社’不是這個吧？”

高大星連忙接着說：

“不，不，這叫和平社，‘破銅爛鐵社’還是以後的事，和平社總算辦成了，劉曼仔精疲力竭了，他說：‘搞到這個算了，再搞真要老子的命！’”

“呵！我還忘記說一點。老王呀！毛主席這次作的報告，硬是千真萬確，那些富裕戶，沒有一天不搖擺，你就得天天求菩薩。

拜老爺，禱告他們不退社，好在嘴巴皮子是肉的，要是鉄的呀，恐怕早就磨爛了！”

他談諧地眨眨眼，又說：

“秋收了，富裕戶們一个个敲敲算盤，嘿，增產了25%，這才定下心來。”

這時，霧還沒有散，大路兩旁的油茶林，浸在乳白的霧靄裏，粉白色的花正開得嬌豔。

虽然是初冬季節，略有有點寒意，高大星還在揮着額門上的汗珠，不斷噓着氣，像是辦和平社那時的那麼吃力。我生怕他把話題扯遠了，連忙岔開。

“老高，你們說的那個‘破銅爛鉄社’到底怎麼搞的呀！”

高大星又抹了一把汗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‘破銅爛鉄社’是以前別人喊的，如今應該叫高昇社，是呀，高昇社，有意思吧？我剛才不是給你說了嘛，和平社辦成了，丰收了，你猜怎麼樣，全鄉都動起來了。那申請書，就像雪片飛來，有的想進老社，有的想建新社。高塘村那個侯秋林互助組也申請了，他們寫的更奇怪，他們不分男女老幼，每人有一張，那口氣，真堅決呀，不像是申請，簡直是下命令，他們提出不建新社，就并進和平社，你猜和平社社長怎麼說？他說：‘我們不是收破銅爛鉄的，哪個要高塘村哪些“三冒戶”！’——就是說：沒米、沒農具、沒耕牛……”

“那麼，倒底批准了幾個社呢？”我問。

“你聽我說，支部看到群眾積極性高，向區委、縣委請示，結果批准我們再辦兩個，上面再來一道‘緊箍咒’，‘只准办好，不准办坏’，這本來是對的，可是我們，嘿！胆子小了，劉曼仔和我一

商量就选肥的挑精的，又批准了兩個基礎好的互助組建社，什麼叫基礎好呢？还不是翻身翻得快的富裕戶，像侯秋林这样的互助組，只好摺在一边了。

“有一天，侯秋林又來找我，滿頭流汗。他說：‘还是批准我們建社吧，除了这条路，我們沒有第二条路可走了！’刘曼仔當時也在場；我正在思考思考呢，你猜刘曼仔怎麼說？‘高塘村这些貧農不建社还晒在鄉政府懷裏要奶吃，建起來还不是要鄉政府的包乾制？’他又就：‘中農才能建社会主义，貧農只曉得吃社会主义！’經他這麼一番話，侯秋林眼都‘錫’了。的確呀，就數他們村欠的貸款多，一句話，是个‘無底洞’！”

“以後呢？”我又問。

“以後我們幹部就圍着那些富裕戶打圈，輕易不到高塘村去。插秧以後了，刘曼仔碰到我，劈面就說：‘我們真是些官僚主义！’咳，把我嚇了一大跳，我問：‘什麼事？’他揚起眉毛，甩動着右手，說：‘高塘村出了野生社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把他們說服了，不然，会乱到什麼程度？’他這一說，我才明白一點。

“他又說：‘原來他們表面挂着互助組的牌子，实际上是農業社的搞法，我到高塘，侯秋林看見我就躲，真像个养私生子的黃花女一样，怪不得叫野生社！’刘曼仔还在津津有味的說着，區委副書記吳明來了。

“刘曼仔又重新說笑話一样地向吳明介紹了一遍，接着說：‘我就把他們打通打通，說服說服，你看，侯秋林什麼也沒有听進去，还在談优越性，他談优越性嘍，我說談“困难性”，他還沒通，我就乾脆叫他們轉組，侯秋林，明山老倌，長山老倌都不願，我就守着他們把賬分了。’

“刘曼仔像演戲那样活神活現地表演了一番，吳明沒表示什麼，我就問：‘說不定你走以後，他們又來个明組暗社呢？’刘曼仔武斷地說：‘不，我警告过他，他是建党对象，應該懂得組織紀律，他敢反抗領導，他就去建那个破銅爛鐵社！’我一听，覺得刘曼仔对貧農骨幹态度太硬了點，想听听吳明的意見，吳明还在一股勁抽烟呢。我就說：‘这也太刺激了他們，如果不能轉社，也应该作一个对象組培养……’沒等我說完，刘曼仔也不顧吳明在場，就說：‘嘿！他們建社？这是个大包袱，結果办垮了，紅旗得不到，你再看看吧，縣裏發通報，記者寫小品文，党内再吃个批判，了得？’嘿！这像什麼話，难道我們为紅旗工作？为了站在指标下面？我正愁批評兩句，想不到吳明的口气跟刘曼仔一模一樣，他說：‘搞合作化第一防止盲目冒進，党支部眼睛應該看着上級，不該帶上農民情緒，跟群众叫喊！’

“我沒爭論，这也許是不对，但是他們兩人在場，肯定講不贏，再者，我自己也糊塗，不像今天。但是我知道，什麼叫組織紀律，什麼叫盲目叫喊、農民情緒……”

說到這裏，高大星扭头看了看我，也許是怕我走累了吧？就提議休息一下。我們就在大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來。

高大星順手檢了一塊小石子，朝路旁一隻棲息着的野鳥投去，那野鳥一驚，吱的一声飛远了。高大星突然自言自語起來：

“这大概是必然的过程吧！”

我沒有听懂是什麼意思，就問：

“以後又怎麼批准他們建社了呢？”

高大星回轉頭來說：

“这又要从头講起了：1954年秋收以後了，我就到高塘去了，

遇着了侯秋林婆娘，她故意挑刺的說：‘高支書，稀客呀！当了貴人难得到我們这些空米桶子人家來呀！’你猜怎麼樣，我頓時耳朵根一熱，难过得要命，一時答不出話來。我想：解放前我和秋林一同帮地主趙万才做長工，一起放过牛、刈过禾，小時候一起爬到大樟樹上翻过鳥窩……如今，只在翻身戶家裏打轉，秋林遭了几場天災人禍，上昇得慢，我就沒來过，这不是嫌貧愛富麼？曼仔如今是个新上中農，一彈就是討厭貧農的腔調，我还批評过他，但我为什麼和他一样了？

“那一天，我什麼也沒談，不好意思走開了，但是这一次却整好了我的病，我同秋林來往多起來了，这才曉得，刘曼仔砍掉了他們的社以後，他們几个社幹真的不敢办了，但是互助組不比農業社，遇上天災还是麻煩事，天乾了，各人搶着救各人的禾，沒有口粮的把田一擱，到外鄉搞吃的去了，有的又做小買賣了，就走上資本主义的老路了，刘黑仔販起薏米走桂东，貼得乾乾淨淨，一回來，兒女哭，婆娘罵，沒办法，牙一咬，賣掉了屋門前八方大坵……

“多痛心！这才叫官僚主义呢！”

我暗想：“这一來高塘村会建社了吧！”

“我見到秋林了，他差點沒流眼淚了，說什麼也要建社，批評也好，自發也好，野生也好，决心一來就要办。說实話，當時我是支持了他，但是要他向區委去申請。”

“區委批准了吧？”我問。

“沒有”他搖搖頭。“接連寫了二十七次申請，可是都压在吳明枕头下面。侯秋林那傢伙鬼明堂也多，一边申請，一边暗暗地搞起來，我也裝作沒有看見，只是天天往高塘跑，暗暗把和平社

的社章和他們對照，嘿，真行，誰說沒有骨幹？誰說貧農辦不得，這二十七戶貧農搞的不錯呢？

“那天，我又到高塘去，剛到侯秋林門口，忽然听得有人在罵什麼呢？仔細一听，原來還是劉曼仔。‘稀泥屎糊不得白粉牆……你們搞得區上鄉上睡不得覺也就罷哩，還要驚動毛主席，真不知天高地厚！’這是曼仔的聲音，我想，不應該讓曼仔罵下去，就連忙進屋去，曼仔紅着臉，正在唾沫飛濺地‘說服’侯秋林和長山老信呢！我沒有全懂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：

“秋林、長山看到區委不批准他們建社，就給北京寫了一封信，長山老信說：‘毛主席他老人家會批准的，他時時刻刻住在我們貧農家裏呢！應該問問他老人家，他說不能辦，我們就堅決轉組。’信是請小學女先生寫的，拿到鄉政府請文書發，文書是老成人，做事總得請示一下鄉長，劉曼仔一看，硬說是長山老信告區鄉幹部的狀，馬不停蹄地跑到高塘‘說服’長山來了。

“我好好歹歹把曼仔說了幾句，我說農民向毛主席表示決心，就不見得是告狀，曼仔一听不高興走了。

“這以後，他們還是辦着暗社，一直到插田，這二十七戶還是那麼齊心，秋林還是瞞着別人，連我在內，我想：長此下去不行，還應該請區委報縣委批准，我又去找吳明，你猜他怎樣說：‘如今中心工作還忙不贏，哪個還建這樣多社？建起來誰來領導？不怕出亂子？叫他們趁早拆散算了！’

“一盆冷水又把我潑回來了。”

高大星若有所思地嘆了一口氣，沉默了一陣。我輕輕地笑道：“真是小腳女人！”

他猛一抬頭，大聲說：“豈止是小腳女人！小腳女人還知道

走，只是慢一些罷了，這簡直連跛子、癱子還不如，躺下不動了，不是毛主席眼睛明亮，現在還在睡覺呢……呵，站起來走吧！走五里路就到家了。”

大路上，土車子、担子越來越稠，土車聲，腳步聲，牲豬叫聲，銅鐵器的叮噹聲……鄉間大路喧鬧起來了。

高大星一邊走着，一邊談沒有談完的話：

“那以後，縣委農村工作部劉部長來了，我才把情況彙報了一下，他沒說什麼，第二天他自己去調查了一番，大概看到他們搞得不錯吧，就說應該批准，同我一路到了區委會，區委書記王興和副書記吳明都在，幾個人就開了個會……”

我忍不住問：“吳明同志表示什麼態度？”

高大星說：“他完全沒有表示什麼，劉部長說可以，他們都同意了，在縣委委員面前，吳明却那麼沒主見了！”

“當然，窮困戶建社，困難是多一些，可是困難還不是克服了！你要不要我講講他們克服困難的過程？”

我還沒答話，高大星便說：“我看回去再談吧！一時談不完。

“劉部長同意了以後，縣委才批下來，那時毛主席的報告已經傳達下來了。消息一傳到高塘，他們都說雙喜臨門，加上丰收，真是三喜臨門了。社辦了一年，這才公開，再也不是養了私生子的黃花女了，社宣布成立了，可是叫什麼名字呢？野生社嗎？太不好了，長山老信出了個主意，他說：‘我們是矮子上樓梯，步步高昇！就叫高昇社吧！’这下子，社員個個鼓掌呀，跳呀，嘿，從來就沒有這樣快活日子！”

“長山老信親筆寫了社牌子，兩邊外加一副對聯：‘感謝毛主席，建社大翻身。’你莫笑，這字雖像螞蟻子一樣，意思却很新鮮。

“提起翻身，还忘了对你說呢，这个野生社今年收成可真好！增產了83%，嘿，你又笑了，我們就是記慣了百分比！”

“再听囉，高昇社的秘密一揭開，周圍農民都喊入社，差不多是搶着交申請書，不信，你去看就知道了，这不是高潮是什麼，高潮，高潮來了，我們还在鼓裏晒呢！”

他兴奋地笑着，輕捷地跑下山，仿佛年輕了几歲。這時，濃霧散尽了，陽光暖呼呼的照着，田边的草上，樹枝上，露珠閃着光，油茶花从青鬱的葉子里鑽出來，一朵接着一朵，一片接着一片，越開越豔！鄉村大路越廣闊、越平坦地伸向远方。

李老婆婆

賀瑞鳳

水集鄉有個李老婆婆，人是個好人，就是脾氣有點拗，又喜歡和人開扯，人家說她見了石頭也要講三句，的確不假。

水集塘修好之後，她講話又有了新內容。

春上，早晨打了霜，她站在菜園裏，望了望天，好像和它賭氣一樣，說：“打霜，你只管打吧，再打十天也不怕。”

恰巧有個外鄉人從園邊過身，听了覺得奇怪，問她道：“伯娘，一日春霜十日旱，怎麼不怕？”

李老婆婆向他打量了一下，就哈哈地笑了起來：“你不是這裏的人，你不曉得早晌人民政府領導我們修了塘嘛！”她把手往兩邊一攤，好像塘就是一個海一樣。

問的人也笑着說：“一口塘？能蔭几畝田？”

“你怕是普普通通的塘麼？洋泥巴砌的坎，好大的鐵閘門，你說蔭好多田？哼！七千畝呀！”

李老婆婆指手畫腳地說下去：

“那機器才巧哩！萬把斤重的鐵閘門，只要一個人使勁，閘門就軋軋地打開了，水就嘩啦嘩啦地往外流。”她說得有色有聲，使人感到塘水就在眼前奔流似的。

開始修水庫的時候，鄉長李福祥來動員她：“伯娘，人民政府要幫我們修一個塘，你贊成麼？”李老婆婆馬上說：“這是天大的好事，哪有不贊成的！”但當李鄉長告訴她修塘地點就在水集中，請她把她的兩畝田和公田換一下時，她就不作聲了。

土地改革以後，李老婆婆分得四畝田，生活是過好了，但到底家底子太薄，一斗一升，都會影響她的生活，她常常對人家說：“在舊社會，我硬給餓怕了。”因此，什麼事都精打細算，怕有什麼差錯。她想：“我四畝田有兩畝是旱田，就只水集中這兩畝靠得住，如今水田換了旱田，我就沒有吃飯的把柄了。哼！不是好耍的事呀！”

李鄉長知道她的心思，跟着說：“塘修好了，你的田都保證有水用。”

如果真是這樣，李老婆婆自然沒有話說，可她想到的是這麼大的工程，錢要好幾千萬，人多心雜，第一就怕修不成；就算修得成，拖它三年五載，人總不能三年五載不吃飯，俗話說得好：“多得不如現得”。李老婆婆正是這個主意。她只得轉彎抹角地說：

“修塘是好事，我還有不肯的理，只是，你曉得我個人作不了主。”

李鄉長奇怪了，一家三口人，兒子在貴參了軍，女兒愛愛才十一、二歲，還和誰商量呢？李鄉長是個急性人，看到她故意為難，急起來了，心想：“不肯就不肯，東扯西拉做什麼！”

以後，黨支部書記劉長興也來過幾多回，李老婆婆總是說：“支部書記，道理我懂得，反正還早，等些時候再說不遲，急水灘

上行不好船。”刘長兴看到講不進油鹽，只好劝她再仔細多想一下。

“好，我再垫个枕头想一想。”

三

上面的水利貸款發下來了，工程隊也來到了水集鄉，水集冲熱鬧起來，孩子們成天跟着測量人員的紅白旗跑。

傍晚，愛愛吃了飯出去不久，就樂嘻嘻地回來了。她对娘說：“修塘隊今天又來了蛮多人，几多熱鬧，你不出去看看。”

李老婆婆正在檢拾廚房，冷冷地答应道：“來了就好了。”

女兒說：“塘修好了，田就不怕乾了。”

“嗯！”

娘本來習慣於跟女兒談自己的心思，虽然她知道女兒還不懂事；但現在，她的話到了嘴上，又嚥了下去，她用力刷着鍋子，想把話題岔開，不料女兒偏偏逼了上來：

“媽，別人都換了田，媽也要換才是！”

李老婆婆這時心亂如麻，她覺得打从解放起，自己哪回也沒落過後，這一回，唉！田是命根子呀！不能去“賭彩”呀！党支部書記是個懂艱難困苦的人，找他再商量一下吧！只要艱的是水田，差一點都願意。

李老婆婆走到了井坎邊，那裏圍了一堆人。她听到有人說：“這一回，光外鄉動員來的人就有一、兩千，我們本地的人可落後不得。”另一個接着說：“都像李老婆婆就沒有搞場了。”李老婆婆像給蜂刺了一下，埋着头就往鄉政府走，好在天已經黑了。

鄉政府正在開會，李老婆婆呆呆地站在窗子外面。

“……老年人，顧慮是有的，多多說服嘛！”她猜想党支部書記這話是對她說的。

“說服！對這樣的落後分子，不如留着口水養牙齒！”這是李鄉長的破鑼嗓子。

一盆冷水，澆得李老婆婆從頭到腳都冷了，人家把她看成什麼樣子了，她吐了一口氣，像悶水鷄一樣，拖起尾巴就回頭走：“你們積極吧，我落後落我的。過去國民黨說在這裏修鐵路，拖了十幾年，還沒看見過火車是什麼樣子……”她心一橫，回到家裏，像發了大病一樣的躺在床上，愛愛忙跑來問她，她把眼睛往孩子身上一瞪，什麼也不答。

第二天，劉長興、李鄉長他們又找她談了半天，李老婆婆什麼也不說，只重三倒四地：“我是落後分子，你們留着口水養牙齒吧！”不是劉長興盡力婉轉，李鄉長早就沉不住氣了。最後，劉長興齷齪地勸她為大家着想，並且批評了李鄉長，她才算賭氣地鬆了口：“換就換吧！我的田還不是毛主席分的！”

四

開工後頭些天，李老婆婆的心比井水還冷，和人見面也很少說話；雖然她心裏時刻耽心着那口塘的命運，但表面上却裝得和這口塘毫無關係。白天，她久久地坐在面向大路的窗戶前面，目送着那些從外鄉來的石匠和民工，他們打着小紅旗，唱着山歌不斷地走過；小河裏面，從遠處山上砍下來的杉木浮得滿滿的，人們在寒風裏打着赤膊，哼唷哼唷地往工地上抬。這些場面，使李老婆婆感到有點慚愧，但她又想到事情還只起了個頭，誰曉得後來會變得怎麼樣。